□ 李娟

渔 趣

夏末秋初月明星稀的夜晚,窗外那条小河里,就会亮起星星点点的灯火,仿佛像是小时候那般,天上的星河倒映进了水中,要是恰好有鱼儿经过,荡起阵阵涟漪,星河就碎了点点星光。让你忍不住,想要趟进那河水里,一探究竟。

秋风起,秋意凉。披上件外套,不急不慢地往河边走去。嗬,远处看到的河里的星光,是手电筒照出来的,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人儿,着了迷似的在河里捉鱼。大家互不相识,又像是熟识多年的故友,只要遇上了,总要攀谈几句,但终归不会脱离你捉了多少鱼这个主题。有自来熟的,还会凑着对方的腰篓或者水桶看看收获,有的背上的腰篓已经半篓鱼虾了,有的只有零星的几条在底上蹦跶,还有的一条也没有,但都乐呵呵的,没有失落或者不悦的情绪。看着他们的渔获,让你惊喜不已,竟然有拇指大小的龙虾,掌心大小的螃蟹,细细长长的泥鳅,也有巴掌长、两指宽的鱼儿。这真是一条神奇的小河,仅仅带着孩子,蹲在小河边,照着手电筒,静静地看小鱼儿、小虾米在河边的浅水里游来游去,心里就有几分欣喜。看着看着,缓缓地伸出手去,放进水中,期待着小鱼儿游进你的手心,期待着小虾米跳到你的手里,当然,这样的好事基本不会发生。等得心眼急了,也会迅速伸出手去扑一条身上长着竖条纹的只有几粒米大的鱼儿,或者是一只墨蓝色或红色的小虾米,但它们就如同那林中的精灵一般,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就飞一般游走了,徒留你在原地叹息。回家反复琢磨那些在你眼皮子底下游走的鱼儿虾儿、螃蟹、泥鳅,总有那么一丝不甘。

隔天,也买上把能把黑黢黢的河水照得如同白昼的手电筒,再买上个漏斗似的网,就兴致勃勃地奔向河边。卖网给你的人说,捉鱼的人看到鱼,用网一扑,就捉到了。听着这话,心中想着的是,只要今天去扑上几次,明天家里就可以吃全鱼宴了。到了河边,打开电筒,河水就被照得如同白昼,河里看得很清楚,但无奈,鱼儿就是不游进你的网里来。河里的石头多数都被薄薄的、绿绿的青苔覆盖着,踩上去,就让你走路摇摇晃晃的,一不留意,就成了河里的“大鱼”,浑身湿透。扑、舀、撮,一套动作全用上,也没捉到一条鱼。明明看见有鱼儿停在石头旁不再游动了,屏住呼吸慢慢弯下腰,双手轻轻地伸进水里,逐渐形成一个小小的包围圈,尽量不激起一丁点儿水流,看着鱼儿已经在你手中了,双手迅速合拢,出水面了打开双手,唉,到手的鱼儿又跑了。亏你用上十八般武艺,捉到的鱼儿还是屈指可数。一波接一波捉鱼的人从你身旁过去了,想要看看你的渔获,你只能尴尬地笑笑,说我们是带孩子来看看的,一条鱼也没捉到。嘴上虽然这样说,但还是努力地去追逐每一条被看见的鱼儿。夜更深了,河水的余温散尽也更冷了,看看那几条可怜巴巴躺在腰篓底上的鱼,还想往上游走,但孩子说累了困了冷了的哭闹声,已经让你失去了耐心,回家。细细数数,大大小小的鱼儿有三十多条,螃蟹有两三只,泥鳅也有几条,其实,也不赖啊。

第二天晚上,吃过晚饭,天色刚刚开始灰暗下来,背上腰篓就往小河边走。这次,狠下心来,不带六七岁的儿子一起了。左手照着手电筒,右手拿着网,腰上系着腰篓,倒也有几分渔夫的样子。这里有鱼,那里也有鱼,真不错,只是细皮嫩肉的手抓鱼时撞上石头,还是有些伤手。螃蟹,螃蟹,横着走路的螃蟹!妻子小声提醒你,你赶紧伸手摁住螃蟹壳,小心翼翼握住六只蟹脚,还是被蟹钳夹住手指,钻心的痛楚让你皱了皱眉头。还有一条鱼儿,躲在石头缝里,伸手去抓,刚抓到尾巴,它一摆尾,手里一滑,它就这么在手底下溜走了。还有一条,游到了缓水区的浅池里,忽而往东游,忽而往西游,带着你转了好几个圈,才被你收进腰篓内。一边往上游走,你一边小声说朋友的捉鱼方式,见鱼在水里游着,将抄网伸过去一舀,提出水面,鱼儿就在网里活蹦乱跳了!也就两个小时的时间,好几斤鱼就到腰篓里了!不像我们,眼看着一条条鱼在跟前晃来晃去,半天都捉不到。看着你“放跑”一条又一条的鱼儿,妻子抢过你手中的手电筒和网,势在要捉上一堆鱼儿油炸后给你做下酒菜。她哪知道移动在水里的网很费劲,抓住一条条滑不溜秋的鱼也很考验手速,更不知道哪怕蹑手蹑脚地在水里走,也会让鱼儿到处乱窜。但凡看到一条鱼,她都猛地用网去舀,毫无疑问地毫无所获。后来,你只能让她在河边等你,她打开手机微弱的灯光照着河边,猛地尖叫起来,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时常匍匐在石头上的“爬岩鱼”,在她的围追堵截中跳进了她的凉鞋里,湿滑的鱼儿在她脚背上扭动着试图逃离,那种可怕的感觉让她连连失声尖叫,好在她尖叫着跳了几下,鱼儿又惊险地逃回了水里。这晚她一直在岸边,没有惊动到鱼儿,捉了一个晚上,估摸有五六十条吧,收网回家啦!

隔了几天,你又提上网往河边走。刚到河里,就遇到村里下河洗脚的老农,他笑着跟你打招呼,坐在河边慢悠悠地抽上支烟,告诉你这条河里的鱼不多,从县城流下来的那条河鱼才多,应该去那条河捉鱼。你笑笑,不语。那条河有鱼的地方,水太深,还是算了。捉鱼,除了手速要快,眼神也得好使才行。享受捉鱼的乐趣,也得警惕水蛇追咬的危险。水蛇的眼神应该比鱼儿的好使,速度也更快,原本看着还在远处,没等你在水中跑几步,它就快游到你身边了,好在每一次跑得比较快,都是有惊无险地避开了它的追踪。每天走两三公里的水路,遇上三五条大大小小的水蛇,都是寻常事。

捉过几次鱼后,你总算弄清楚了,在河水齐膝盖深的缓水区,鱼儿最多,游动的速度也慢一点,河水流动得快的地方,鱼跑得也很快,基本捉不到。到了夜晚,鱼儿都是要睡觉的,它们喜欢躲在河底的石头缝中,轻轻搬开没有和河底泥沙连在一起的石头,你就能找到一条条正在睡觉的鱼儿。要是你搬动石头的动作足够轻巧,它还会好好地呆在原地做梦呢!爬岩鱼就喜欢趴在河底的石头上,往它趴着的石头上扑,它会往前后左右的石头上游,还会往石头缝里面钻,往往你看着是捉到手里了,实际上手里什么也没有。与鱼的习性恰恰相反,螃蟹们就喜欢在河边的浅水区,有点泥沙、石块的地方最好。泥鳅也喜欢在有泥沙的缓水区,但你感觉泥鳅似乎会飞,也比任何一种鱼都滑,游动的速度也很快,似乎在你一眨眼间,就已经溜之大吉了。“白漂”鱼身上有竖条纹,也是这条河里最多的一种鱼,河边密密麻麻的小鱼仔,大部分都是这种鱼。这种鱼喜欢在离河底有一段距离的水中游动,最容易用网捞到。河里还有一种浑身都是黑的鱼,看起来就有几分可怕,也让你怀疑这到底能不能吃。

又是一个不加班的夜晚,甩掉孩子这一大“尾巴”,一个人带上捉鱼的装备就往河边走。深夜,雾气已经笼罩了万物,花木叶子上都被盖上了一层水汽,背着腰篓,走过空无一人一车的大桥,远远就看见楼上家里为你亮着的那盏灯。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星星月亮都在照路,一个人的河是安静的河,一个人捉鱼,是一种安静的快乐。这天晚上,你捉到了不少鱼,被河水打湿的衣裳,浸在河水里大半个晚上的手脚,都让你感觉不到冷,身后像是有一股风在推着你,让你觉得身轻如燕。

从这往后,每每有时间,你都背着腰篓往河边走。有时空手而归,有时满载而归,其实,鱼多鱼少都不重要,有鱼无鱼都是人生啊。或许,从一开始,你所向往的,就只是捉鱼时的那份怡然自得的乐趣。

□ 莫章海

临江仙·台沙初冬

鸟语无声心宇静,
浮云舒卷长空。
远坡涂彩影朦胧。
岚间缭晓雾,
冬月暖阳融。

枫叶逢霜飘满地,
山村烟袅浓浓。
小桥横卧碧溪中。
田园诗画处,
此境恰时逢。

□ 李茂奎

去看风景万般的黔东南

—— 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记

大道不至简,环绕着风俗
侗乡传统村落精品旅游环线135KM,
苗岭传统村落精品旅游射线125KM
西江肇兴连线228KM
黎平、从江、榕江、雷山、台江、凯里
六个县市的42个传统村落民族村寨
古寨炊烟飘荡着乡愁
田园书写着如诗如画
风雨桥上,栖息着疲惫的心灵

这条路上,肩负着许多风景
有超百个民族节日
有最绚丽多姿的民族服饰
有最让人惊艳的民族歌舞
有群山伴奏的“蝉之歌”
有“村BA”“村超”诠释着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一条路
犹如见首不见尾的神龙
一头扎进苗乡侗寨
让人们抵达一个个
不同的体验,抵达
村寨心里的秘密
一个个旅游村寨的故事
导游,把它吆喝成流连忘返
一条全长488KM旅游公路
把苗乡侗寨的风景拉长
人在路上,风景走不完

走进一号旅游公路
眼里盈满风情的黔东南

□ 吴子勇

小雪

古人之智慧
浑然于天地之间
在秋与冬交织之际
畅然于世,陈述了关于小雪之节气

初唐四杰,子安英才
长江悲已滞,写尽了千古忧愁
山山黄叶飞,渲染了万代苍凉
登上滕王阁楼之时
一曲“秋水共长天一色”长歌
唱完了一秋又一秋

邛水古津,文笔塔下
一片山花恁是漫烂
在这个属于初冬之季节
山野一束秀
无人阅冬归
赠君千色意
遗吾万年辉
这是属于冬季山花之浪漫

永灵古道,虬枝苍劲
冬风乍起,弹奏一曲冬日悲歌
初冬林消瘦
万念俱思归
林中谁琴语
叶叶尽相催
这是属于冬季林木之独白

雷公山下,丹江河畔
那是一个名曰大固鲁的苗族村寨
姑妈们将山水冬色融入了华丽服饰
林泉固鲁秀
丹江修瀑飞
桑梓何处是
一袭绣衣魁
这是属于苗族同胞精美刺绣之灵魂

□ 熊轲

今朝踏雪寻梅去

霜雾笼罩两排松树,向朦胧远方延伸
守望着,落雪的石桥、黛瓦、栏杆
有所思、有所醉,悄然添一份生趣

银装素裹的印象中,幸福缓缓酝酿
低吟丹青之韵,独个踏雪寻梅
洁白梦幻间多了缱绻,尽显唯美风姿

回首、踱步,挂念淡扫蛾眉的倩影
描摹梦境中的红泥火炉,让心灵净化
任雪光照亮面颊,多几分畅快淋漓

□ 潘勇

行吟者的一生

——读刘年的《不要怕》

2023年,好友潘年英教授在他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青山谣》的“新书发布会”微信群,分享了一段抵达湘西的小视频:细雨霏霏中一个熊腰虎背的中年人,背着一个硕大的背包在他的前面引路——他们要去一个叫半亩方塘的庭院吃午饭。

视频里那个中年人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问潘年英此人是谁?他告诉我,此人就是诗歌界大名鼎鼎的“摩托车骑手”——刘年。之前通过网络,我知道刘年是当今诗名满天下的余秀华的伯乐,亦知晓他在家乡的菜市场把自己的诗集当作蔬菜一样摆着卖的怪异“行径”,但为何称他为“骑手”不得其解。最后,我还是“释惑”了:一是潘年英的解释——他骑摩托车浪迹天涯;二是通过阅读他的随笔集《不要怕》。

《不要怕》是刘年于2023年出版发行的随笔集。全书计32万字。集子主要是作者“把摩托,骑成堂吉诃德的瘦马”,穿越新藏线、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独特感悟和其成长经历的回望以及故乡山水人事的诗意表达,还有他对于诗歌的深刻理解和独具慧眼的解读。

以我的私见,这部集子,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随笔集,我更愿意称之为一部充满灵性与智慧的沉思集。作者完美地用近似颠覆性的语言表达了对于山川河流、世间百态的思考,读来让人眼前一亮,并能迅速与作者“同频共振”,产生共鸣,而这样的共鸣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震撼与感动。“坐起来,抓起一把沙,手像沙漏一样,凉凉的沙,从指缝里流下来。你觉得,这就是世界的本质,群山、大地、高墙,充满激情、智慧和故事的人体,充满意外的人生,最后的结局,都是这样的粉末”。“城里,什么都比你高、比你硬,澧水永远比你低、比你软,像个絮叨的心理医生,告诉你,在流逝面前,什么都是小事”。“摩托车其实就是一条船,远行,其实就是一种渡,离开此岸,到达彼岸。离开熟悉的按部就班的一眼可以望到头的工作、生活、家庭、亲友,到达一种自如、自在、自我的彼岸。那是一种不十分彻底的解脱,没有担心,没有恐怖,无颠倒,只有梦想”。这些看似信手拈来极富哲理的短句,在《不要怕》中俯拾皆是,其中蕴涵的神韵与智慧、信念与意识,是生命体验的结晶,达到了超凡脱俗、深长隽永的境界,足以让读者在吟嚼、联想之余,感悟人生的启迪。

《不要怕》行文精炼,叙事简洁,用语简朴,一言以蔽之,就是语简而意厚。作者犹如一个娴熟的铁匠,在他激情与沉稳的锤打下,一颗颗文字在淬火中汇聚成一条奔腾的河流,涌向我们,润泽我们的心肝肺腑,让我们看到慈悲、看到敬畏,看到忍辱,看到谦卑,看见生活背后的真实……例如,写父亲:“记得他蛙泳的样子,凶猛,霸道,像兴风作浪的河神。他的梦想,就是买条篷子船,在水上度过余生。结果,他的余生,是在大西街度过的。每天拖着板车,拖着城北社区的生活垃圾,晃着铜铃,招摇过市。有一次,看到他捉鱼一样,在汹涌的人流中,捉乱窜的塑料袋”。又如写儿子:“看得见他,我担心;看不见他,也担心”,他的“每件事,似乎都是小事,但加在一起,却让我感到绝望”,于是在2009年7月的最后一天,他给被人称为癫子、愚宝儿、神经病的儿子写下遗书——诗歌——《写给儿子刘云帆》。在诗的第二节他写道:“忘记说碑的事了/弄一个最简单的和尚碑/抬碑的人辛苦/可以多给些工钱/碑上,刻个墓志铭/刻什么呢,我想一想/就刻个痛字吧/这一生,我一直忍着没有说出来/凿的时候,叫石匠师傅轻一点。”用这样的笔调写进城做环卫工的父亲,写大脑语言中枢发育迟缓的儿子,读来有种深入骨髓的疼痛感,让人唏嘘不已,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记”。

这本书清新脱俗,发人未发之声,让读者看到简约、谦虚和天才。例如,他写青藏高原的光:“青藏高原,最让人迷恋的,是光。清晨,阳光擦着雪峰过来,特别长,饱和度又高,很有穿透力,迎着晨曦骑车、你能感受阳光的重量。光,在这里是一种唤醒。所到之处,沉睡的群山,有了色彩,沉默的牛羊有了动静:帐篷上,因此有了炊烟;你的身上,因此有了温暖”。他写对大地的感恩:“感谢大地,给了我无尽的学养,让我阅读四季,理解生死;感谢大地,给了我无数的感动,很多到过的地名,都变成了人名,让我怀念,让我想再回去看看;感谢大地,还给了一条布满了荆棘和风景的路,让我行走,让我狂奔,让我停下来,痴痴地回望——等待和寻找是这一生的主题”。

我称刘年先生为一个原生的诗歌天才,原因有二,一是他拥有极高的写诗天赋;二是他的大半生都生活在不稳定中:孤僻和自卑的求学时光;在异乡地狱般的水泥厂做苦工;在故乡的乡镇上骑摩托车拉客、做小商贩、做木工、做木材生意;在西南一隅的昆明编稿件;在繁华的京城做《诗刊》的编辑……这些经历,注定了他从来就不是象牙塔里训练出来的诗人,他是在水深火热的底层生活里涅槃而出的诗人。“我的确是一个农民,八岁以前在农村的生活,给我的一生打下了深刻的农民烙印。这让我能吃苦、耐劳、节俭,热爱土地和庄稼、热爱大自然,同时也自卑、邋遢、散漫、粗野。年轻的时候,还想改变,变成城里人,变得有贵族气质些,现在改也不改了。农民有什么不好?何况,现在写作,还不是和农民差不多。和农民在地里种燕麦、苦荞一样,我在纸上种诗歌、散文”。“人在残酷的环境下,为了生存,会养成一些不好的品性,如圆滑、说谎、狭隘、偏激等等。因为还在断断续续地写作,心中的那点诗性,让我保留了最后的梦想和做人的底线”。这些文字通俗而深透、细微而广阔,充满诚实与张力,让读者心中激起一种深层而又真切的感觉,而这正是我们阅读时喜欢的感觉。

作者在集子的第五辑表达了对于诗歌的理解。他道出诗人应有的道义和担当:“诗人当关心弱者和星空”、“菩萨通过经文,诗人通过诗歌,普度众生”,“在人间,一个诗人写不出痛感,我认为是不道德的”;他讲出新诗的本质:“新诗,本质就是自由”,“拼的是胸襟、心质和风骨”。“像城外的公墓一样,有这个时代稀缺的宁静、忏悔和宽恕”;他揭示新诗语言的真谛:“让诗歌往简洁、自然、野性、隽永方向去”、“是写给大多数识字的人看的”;他倡导高质量的创作:“诗人的写作要有野心,要视时间为主要敌人。时间是最公正的评论家,同时也是最残酷的编辑”;他给出判断诗歌优劣的标准:“诗歌有一个简单粗放的判断标准,就是看你的文字能否让人记住,别人能记住,基本上就不算很差”。这些一语中的的论述讲清了新诗的本质,还原了新诗的本来面目,可谓正本清源。这是我非常推崇和喜欢这本书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读全书,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心无一物的写作状态。这样状态下的写作,保持住了原生的、最初的美。随意翻开一页,里面灵动自如的文字就犹如一只无形之手把你紧紧攥住,让人无法“脱身”。例如:“冬天的树,不漂亮,但是特别动人。它们大都没有了叶子,钢筋铁条,像黄宾虹的笔法。吵闹的悲溪,变成了安静的冰瀑。触目所及,一片深寒,一片死寂。唯有野栗树上的三个鸟窝,给人稍许暖意。这种萧条、荒凉的意境,在我看来,是人生的本质。这种环境下,人静成了石头,沉到了底部,文字往往也能抵达万物的本质”。“我还学会了坐禅,到雨里坐,到花下坐。自己越安静,世界就越透明。有次坐了大半天,肩上歇了一对黄鹂鸟”。这些勃勃生机的文字,有洞见,亦有幽默感,让人过目不忘,击节叹赏。

我深信,刘年一定会在他的诗歌世界里“就这样,一个人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把他用生命之笔钻出的诗之星光公之于世,普照世间,饶益众生,使每个人都能分享这份光耀。我亦相信,不必在“百年之后的某个雪夜”,就是在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会“有个人看着我的诗歌,就像看着我一样,潸然泪下”。这样看来,我更加确认了这是一本作者在精神自治下的自由表达和创造,将真实的世界,抑或虚幻的世界呈现给我们的一本不凡的书。

最后,我想用作者在书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或长,或短;或真,或半真,或写生活,或写行走,或写故事,或写情感,或写观点,或兼而有之——这本看似芜杂的书,其实只写了两个字:生命”。

是的,这本书写的就是生命,自由的生命!

清水江

刊头图

陈正莲 摄

□ 唐央鲁

爬山虎

一堵老墙将小区和外面隔成了两个世界。白天,我在墙外那个世界奔波,忘我地工作,夜幕降临,方才拖着疲惫的身影回到墙内,回到一个真正属于我的世界。这堵墙,每日照着我的两个影子,可是一开始我真的不怎么在意它,它实在太平实了。

一日夜里,我发现从墙头长长地流下了一串藤蔓。不知是哪个“好事者”所为,在墙根处,堆了一层细细的黄土,藤的另一端就插在黄土里,夜风拂过,藤蔓被高高卷起,飘在夜色里。孩子们都不喜欢在这墙内的院坝做游戏,甚至连老人也大多不在这墙内玩耍,他们宁愿坐一程公交车到那人山人海的人民广场看热闹,整个院子空落落的。

不久,我被单位派遣到离城市很远的一个小城锻炼,久久不回小区一次。待得在外漂泊流离了4年之久,我又回到了这墙内的世界。首先迎接我的却是一弯绿意葱茏的“青纱帐”。那不是过去的老墙么?它那满身的野广告已经换上了绿色的衣装,洁白的月光下,飞舞着闪闪发亮的萤火虫,笑声、歌声回荡在老墙内外。

我已经没有理由不关爱这一弯绿色的老墙。

我发现秋天的老墙虽然是一片荒芜,然而却看得见藤蔓去了叶后的身子,它们紧紧地缠绕在老墙上,细小的根须裹着老墙的每一个缝隙,我猜想那藤蔓的生命大概就是源于这些细瘦的根须罢。到了冬季,寒风肆虐,老墙已经彻底失去了绿色的模样,大雪降临,藤蔓上结满了冰花,长的、短的,热热闹闹地开放着,这便又引出了孩子们搬弄冰花的笑声。可是玩雪的心性还没到达高潮,春天就来了。那些淌过了冬天漫长而又干涸时光之河的藤蔓,在春雨的滋润里迅猛地萌芽、长叶、泛绿。到了夏日,那一墙绿藤,便又真真切切地浮现在了这个世界里。

我喜欢春夏两季的老墙多一些。这些季节里的老墙总是看得到那饱满的绿。绿是希望,是朝气,是充满青春活力的颜色。并且,在春天那温暖的夜里,听得见绿叶在老墙上一点点铺开的声音。许多年,这声音我一直都不曾忘怀。而夏天老墙上的藤蔓更是比春天的要绿了许多,柔柔地,垂到了墙角,孩子们躲在里面,玩我儿时玩过的游戏;老人们围坐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慢慢地回忆过去的苦和甜,回忆往昔的峥嵘岁月。

一墙绿藤,它就那样静静地站在小区门口,聆听着墙内墙外的声响,目睹着墙内墙外的一切变化,除开翻越季节的足音,它始终是默不作声的。这绿藤到底叫什么学名,我实在懒得去查,因为我更宁愿它只有这么一个俗名:爬山虎。